V
B330.2
S72

2

3-4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三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柞赫瀛
豫章陳瑶同校

宋真宗皇帝紀　附遼紀

帝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壽王尋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即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崩于延慶殿葬永定陵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教信惑異說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以神道設教而祥符天慶制作紛紛矣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侵臣獻幸蜀幸江南之策而微寇準之忠高瓊之勇勸帝親征講和澶淵幾于亡國矣

戊戌咸平元年（契丹）統和十六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求直

言甲申彗出呂端言之彗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之囚丁酉而彗滅先是吏部郎中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會星變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是時事舛誤之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鄉第去不半歲召鄉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孛彗也惡氣所生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通作茀茀妖星之甚者也孛星亂臣之類營室北方星也）

○四月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居仁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惡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六月命近臣舉轉使○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

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以疾罷相瓌古回反美也尊者之階曰納陛謂從中階而陛也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于霤下

○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為志嘗從容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

續宋論曰予嘗聞諸邵堯夫云三皇同意而異化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五帝同禮而異教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遜三王同形而異勸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然而皇帝王伯之道堯夫已論之詳而齊賢之所以告真宗者料不出此故孟子曰人臣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賊其民者也乃曰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其所

見不應如是之淺爾通衢大道之貨物者必視其物之所直而投其價此市井之交也假令真宗不授以相位則齊賢斷不以皇王之道告之矣擴而充之則無所不至也或曰中行氏以衆人待豫讓則豫讓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豫讓故豫讓以國士報之此豈人臣之道也哉然真宗答齊賢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則近之矣蓋有以杜其言之不情而惡其近于誇也至於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則對曰不宜用浮薄新進喜事之徒譬之好醲醴者告之以飲水饜膏粱者告之以食菜孰知飲水不裂腸食菜不招禍而養生之最要者也

故浮薄之徒進為基禍之本喜事之人用為啓亂之源唐肅宗用房琯而自以為兩京可復所引用者李揖劉秩之書生陳濤斜之敗肝腦塗地雖悔何及焉漢之賢如賈生者亦鮮矣然改服色易正朔文帝辭以未遑故新進者其英氣雄談固可傾一時之聽而終不若老成更事之人與時相習與世相孚者也況太廉者其心必大貪太直者其心必大詐太隱者其心必大險太容者其心必大殘予嘗以此而揣摩天下之才萬不失一則所謂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真足以為有天下者之大戒也予故表二賢之所言以為後之人臣告君者之鑑

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羨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鄉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左傳鄭伯效尤注效學也尤過也謂彼作過而我效之也

○十一月契丹冊王誦為高麗國王○十二月契丹于越耶律休哥卒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境以寧

己亥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夏六月樞密使曹彬卒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璆材器可取皆堪為將然璨不如璆及卒帝哭之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

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楊子先知篇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羅惡得一目而正諸註言君子治國固不可無法當提綱振紀使有條而不紊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如使綱者不舉其綱紀者不理其紀則綱無大綱萬目不張猶無禮義為綱則百辟不正

○七月以王顯為樞密使○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八月樞副楊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為步進○

九月契丹樞密使耶律斜軫卒斜軫有經國材明敏忠慎國人重之○十月契丹主侵瀛州康昭裔宋順死之喪其器械契丹侵遂城守將楊延昭拒之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瀛州今河間府遂城縣名今保定府安肅縣契丹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遂之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候援至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兵不能登乃引去邢州今順德府洛州今廣平府祁州屬保定府趙州屬真定府

○十一月帝自將禦契丹十二月次于大名府

庚子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春正月帝在大名府○契丹主侵河間康保裔死之契丹師還范廷召追敗之于莫州○宋湜卒于師○帝還京○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都巡檢

使劉紹榮死之知州牛冕棄城走均遂陷漢州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帥師討之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給費及帝幸河朔兵馬軫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冕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由是憤憤而昭壽驕恣侵雲軍士怨之冕亦寬弛無政衆心不附正旦神衛卒趙延順等為亂遂殺昭壽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劉紹榮冐刃格鬬叛卒欲奉紹榮攝弓矢力拒之自經而死衆擁均立之僭號大蜀改元化順攻陷漢州

○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旦同知院事○十月雷有終入益州王均走死○十一月張齊賢免

辛丑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州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平章事○王化基罷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回鶻來貢回鶻可汗禄勝貢玉勒鞍名馬寶器願以兵助討李繼遷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契丹主冊其后蕭氏為齊天后○冬十月契丹主侵遂城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超副之顯與戰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主還高陽關在保定府高陽縣內

○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為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西涼府今陝西梁州衛使潘羅支討繼遷也

壬寅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初保吉兵衆日盛有圖朔方之意時靈州孤危詔群臣議棄守之宜楊億即白奏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帝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帝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所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及城陷始悔之（黠吉八反）（桀黠也）（環慶二州名宋初為環慶路今慶陽府及環縣是也靈武郡名在陝西寧夏衛城南灵州被圍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不至遂陷）

居仁呂氏曰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洪湛之言為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而後韓魏公深以亮之言為然（按安邊書曰靈武地方千餘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倖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

○六月趙保吉寇靈州知州衛居實大敗之○九月召終南隱士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初放母卒詔賜以粟帛

紙錢至是召至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以曹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大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自知留後遣使入貢方物詔授本軍節度使（沙州在陝西肅州衛城西）

○十月向敏中免

癸卯（契丹統和二十一年）六年春二月加潘羅支朔方節度使羅支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言感朝廷恩信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詔許之故有是命○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敗之（洪德砦在慶陽府環縣北）

○王繼忠及契丹耶律奴瓜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歸（望都縣名今保定府慶都縣是也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南京統軍使蕭撻凜南侵至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與奴瓜逆戰于康村自日候至乙夜敵勢少却遲明復戰繼忠陳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里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擒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

○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詠剛方自任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趙保吉陷西涼府丁惟清死之潘羅支會藩部救西涼五月保吉敗死子德

明嗣保吉故西凉腊之知府丁惟清没焉潘羅支集六谷藩部合擊保吉保吉為流矢所中自慮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遂死年四十一德明嗣年二十三矣尊保吉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墓號裕陵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維遷尚書令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鎮戎軍今平凉府鎮源縣

○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主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為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冊及其所出榜別有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龜鑑曰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邪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録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録而天書成陳公之為慮遠也

○九月呂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兼國公
朱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十二月侍御史
田錫卒錫梗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沆之為人居諫
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
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
耶

宋史論斷曰自漢以來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為先
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汗馬冒犯矢石內
平中國之難外攘夷狄之凶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
功太常覃恩帶礪裨子孫世守勿失此則封功錫爵之
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
克明先見之危亡曲突徙薪功利有非武臣可比是以
考夫前代或有人君失政姦雄在朝擅生殺之權變祖
宗之法謬專國賦僭握兵符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宗室
弱而不救姦佞閉而不言篡弑之謀變在朝夕幸而鯁
亮直言之士奮不顧身折繡檻於彤廷披忠肝於玉陛
力陳其罪直指姦邪破歃血之凶盟誅根連之黨類於
是罪人斯得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錫
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所上疏五十三章因入
辭直則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

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為金碧輝煌臣以為塗膏釁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及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行遣即檢舊例施行則又曰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父老千官請加尊號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畧總軍兵者作何籌筭嗟夫觀其忠諫之言雖非張九齡常見素誅凶去暴之比然其正君心止徭役弭禍亂進忠良黜讒佞其功豈止安中國攘夷狄而已哉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苟能知此而加其美謚録其子孫使忠言讜論耿然不磨則後之忠臣義士安得不仰其遺風正五鬼之奸邪黜青苗之阿黨復誅豐亨豫大之亂臣乎惟其不能旌直臣於前所以不能繼遺風於後也然則國家之於諍臣可不重其任而旌其直乎

○除天下逋租蠲物八萬三千釋繫囚四千壹百六人○契丹耶律道士奴高九等謀叛伏誅（士奴于越休哥之子）

甲辰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春三月皇太后李氏崩○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七月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

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準屢以謂才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沆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封丘門汴梁封丘縣之門也）

○契丹冊李德昭為西平王（德昭即德明也）

○趙保吉故黨戍瀋羅支于屠龍族六谷諸豪共立瀋羅支之弟厮鐸督為首領○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王

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署樞密院事初畢士安既
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
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
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
氣對曰準方正慷慨而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
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
民雖豪休德漸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
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跳梁猶踉梁也
○閏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契丹主奉其太后
南下命統軍使蕭撻凜攻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敗其前
鋒又攻北平砦田敏等擊走之又攻保州皆不利乃與契
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之于唐河契丹遂駐師陽城淀
然每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
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銳撻據要害以備之會降將王
繼忠以書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講和普以聞于朝
朝臣皆以為不可信畢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
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此請殆不妄繼
忠之奏臣請任之於是帝手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惟
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順安軍今保定府安州是也唐河在保定府北平砦在保定府北平縣南
保州今保定府是也唐河在保定府西縣西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

○十月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於岢嵐軍李延渥力拒契丹于瀛州又敗之契丹主欲還群臣不可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乃遣崇儀副使曹利用奉書詣契丹軍蕭太后見之欲求關南地利用備言其地乃前朝事不敢聞命太后不從岢嵐軍今屬太原府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將禦之時契丹敗宋師于洛州破德清軍冀州遂次于澶淵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若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乃陽為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幸澶州二人由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沮

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脩齊誦經而已時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澶音單澶州即澶淵今大名府清豐縣冀州即大名府今大名府開州是也洛州註見前德清軍今大名府清豐縣冀州即大名府金陵今應天府隰州今保寧府天雄軍今大名府也）○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然朕安用此耶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兩軍未接戰蕭撻凜出按視地形時威武軍顧裴環守牀子弩發矢中撻凜死爲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和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

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頓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太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

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戊寅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益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奸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十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飛龍使韓祝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威武軍今福州府車駕所止曰駐蹕懾質涉反失氣也心伏也兩府謂東府主文之中書西府主兵之樞密也

瑩中陳氏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凜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

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帝至自澶州○契丹太后賜其大丞相韓德昌姓耶律氏進封晉王德昌即德讓也

乙巳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大赦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契丹主歸次燕京大享將士班賞有差○二月孫僅如契丹賀蕭太后生辰○四月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學士以與寇準不協故授之而罷其政○以馮拯參知政事○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七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

史臣曰此宋人納幣夷狄之始夫謂之和者兩相交好之謂也今契丹圍城遣使與之議歲幣用銀絹各三十

萬定議而歸是則所謂和者以幣易之也自是歲歲送至境上交納以為常嗚呼國家取民賦稅以養兵將以禦寇也今既養兵矣而又責民貨財以賂寇又烏用養兵為哉

○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十一月契丹使阿里來賀承天節

丙午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四年春二月寇準罷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傳乎傳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求新劉氏曰博奕者之角勝也先置物於此勝者得之如射而獲然故謂之射亦謂之注注者射而注意於中之謂也所射之物將盡而僅存其一計已窮矣僥倖於中而出以與人角謂之孤注準之奉真宗往澶淵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為孤注然則準之計非歟曰是也往者唐澔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澔王焚而唐亡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周太祖以樞密使為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點檢為周禦契丹出門而返旆以趨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梟也梟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中國所使禦契丹者如趙杜二公之庸猥則他人帝如周宋二祖之雄傑則自已帝而其主未有幸免者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此也真宗之去此時猶未甚久而天下之人習見此以為故常歷選當朝將帥之臣而使之往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凜凜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為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也真宗當德之而不當用以為怨也準所以來欽若讒口

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矜伐爾逢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為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然後得君臣無恐焉當用以為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弼因準舊盟更增幣以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辭賞功之典於仁宗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以王旦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簽署院事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常遣祐按事謂祐還與王溥官戢祐不狥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

○以丁謂為三司使林特為副使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在三司案牘叢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目尤善附會而有心計

○南平王黎桓卒子龍廷嗣○九月趙德明降十月以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德明復遣將劉仁勗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惟獻駝馬而已○沙州曹宗壽致貢于契丹沙州在陝西肅州衛城西

丁未四年契丹統和春三月契丹城遼而為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在遼東都指揮使司城北濊水之南漢為新安平縣唐置饒樂郡都督府遼號中京大定府今改北京元改太寧路今太寧城也

○四月皇后郭氏崩○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增置孔子守塋户凡一千○汀州黔卒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劒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是年五月十三日言真君降于其家之新堂是為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以為静海軍節度使交阯郡王賜名至忠○以杜鎬為龍圖閣直學士鎬下老反

○丁謂上景德會計録優詔奬之○十二月淮蔡間麥斗十錢米斛二百錢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統和十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之鴟尾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君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然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沈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

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
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
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乙丑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
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
屋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
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
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
趙受命興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緘
書甚密其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
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
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
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
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海有
魚虬尾似鴟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
起建章宮設鴟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之鴟尾是
也河圖伏羲氏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
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
以成九類春秋緯乃曰河以通
乾出天奄洛以旋坤出地符

○四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時
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帛王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
朝廷意耳正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

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即東嶽岱宗也

○天書復見於功德閣○五月王欽若判兖州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醴泉言泉之味甘如醴也

○置天書儀衛及扶侍使○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於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旦等再稱賀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史臣曰真宗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爲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鷹鵝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狄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銷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

○作昭應宮以奉天書○九月以天書告于太廟○十月

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

○十一月帝如曲阜謁文宣王廟再拜詣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如孔林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大牢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上官氏鄆國夫人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郎主祀事追謚齊太公望為照烈武成王立廟于青州追謚周公旦為文憲王立廟曲阜（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詩傳牛曰太牢鄆音運）

○帝至自泰山○是歲有年米斗七八錢○契丹蕭圖玉伐并州回鶻降之○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呂氏本中曰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沮其議則出於天雄軍及欽若之用國事也恐寇準有以奪其議則亦出為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敬畏之心也

己酉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從祀兖公顏回為兖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郕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為贊又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為伯○加號聖祖為司命天尊以

王中正為牢武衛將軍七月以昭應宮為玉清昭應宮○十月詔天下州軍作天慶觀○十二月契丹太后蕭氏卒后北府宰相思溫之女明治體聞善必從故群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凡有大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契丹主遵其教訓遂為盛主遣使告哀于宋夏高麗謚曰聖神宣獻皇后

庚戌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春正月王隨王儒如契丹弔祭○二月契丹使蕭合卓來致太后遺物使蕭虛列來謝吊祭○遣使如契丹會葬○交州李公蘊逐其節度使黎至忠而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貢奉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雖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詔以公蘊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五月一日太子生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劉脩儀據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契丹賜其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契丹蕭圖玉伐甘州回鶻俘肅州之民而還（甘州今陝西甘州左衛是也回鶻即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葛羅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工元

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為敕勒諸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破之遂自稱可汗至唐德宗時請改號回鶻言其健鷙猶鶻鳥之飛今火烏是也肅州今陝西肅州衛是也

○高麗康肇弑其君誦而立誦兄詢契丹主謂群臣曰康肇弑君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宜發兵問罪群臣皆曰可國舅詳穩蕭敵烈諫不聽○八月以王旦兼汾陰大禮使時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繞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乃卑辭厚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惜也時群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汾陰縣名今平陽府荣河縣是也左傳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其後果為晉所滅也

呂氏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

謂定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惑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準之入相亦以朱能天書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九月契丹冊李德昭為夏國王○十一月陝州河清○契丹主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出奔平州○十二月陝州河復清○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九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三月帝過洛陽遂謁永昌陵四月帝至自汾陰○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契丹大丞相耶律隆運卒隆運重厚曉智畧明治體喜建功立事輔政三十年國以之治強○五月詔州城作孔子廟○七月馮拯罷

壬子五年契丹開泰元年夏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時舊相出鎮州郡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使還復相○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為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
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西湖在杭州府城西孤山在杭州府城外西湖上獨立二峯為湖山勝絶處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月趙安仁罷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
密副使時天下乂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
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脩宮宇以林特
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
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
也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
安不可忘戰也事已然曰業謂事已同于彼
○十月帝言聖祖降延恩殿王旦等皆再拜稱賀閏月上
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
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
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天下
州府並增置聖祖殿○作景靈宮太極觀于壽丘以奉聖
祖聖母○十一月享玉皇于朝元殿○以王旦兼至清昭
應宮使○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契丹赦改元開泰
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幽都府今順天府也
○十二月立德妃李氏為皇后后父遹為虎捷都指揮使

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蜀人龔美以鍛銀為業聘之至京得入襄王邸自美人進位德妃性警敏曉書史由是專寵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馬后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能記憶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于外政史記周成王初在襁褓閎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而負之行襁小兒被也即今小兒襁也

癸丑六年契丹開泰二年春正月置玉牒所○三月以丁謂兼迎奉聖像使先是詔於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大祖太宗像至是成五月奉安聖像於玉清昭應宮建康軍今揚州儀真縣是也

○八月詔明年有事于太清宮以王旦兼大禮使孫奭上疏曰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觧疑論以示群臣焉

甲寅七年契丹開泰三年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大清宮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亳州今鳳陽府亳縣是也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以寇準為樞密使○

契丹伐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國舅詳穩蕭敵烈討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高麗來貢先是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復貢○是歲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折惟昌卒以其弟惟忠知府州事

乙卯八年契丹開泰四年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奉表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大赦○二月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劒履上殿詔書不名○四月寇準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興造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疇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竟以與林特忿爭能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蓋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五月契丹伐高麗蕭敵烈無功而還契丹主遂復命樞密使耶律世良代之

○王嗣宗罷○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史臣曰漢張道陵之後世守其法前此未有賜以號也賜以號始于是是後凡嗣世者皆賜以先生號然無階品至胡元乃封為真人給以銀印視三品始有階品矣

○十一月种放卒

丙辰九年契丹開泰五年春正月以丁謂兼會靈觀使○契丹大敗高麗一郭州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行者之資悉曰輜重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曰輜重

○二月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士遜一日謁王旦稱皇子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邪士遜愧謝○六月蝗飛翳空帝以連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

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悅迪又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八月曹瑋敗吐蕃于伏羌（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枹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伏羌縣名今鞏昌府伏羌縣是也）○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張旻任中正為樞密副使○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甲寅得兩蝗散戊辰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呂氏本中曰災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為天心之仁愛蓋君之所以自愛實災異警之力也當群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兗之水江淮之旱內城之火京師之蝗間見層出非人臣不知愛君而天愛君乎觀罷諸營建而飛蝗盡死真可見矣

丁巳天禧元年（契丹開泰六年）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及聖祖寶冊大赦○二月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然性奸諂時號九尾狐○五月以王旦為大尉侍中五日一至中書旦固辭許之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至是拜太尉○八月以王欽若平章事初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

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疾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遷我十年作宰相王子明王旦字也

筆斷曰古稱立賢無方真宗欲相王欽若而王旦以為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豈南方之人果不可為相歟蓋自天地開闢以來水土之所以平民粒之所以食禮樂衣冠之所以制甸侯綏荒服之所以成皆由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上以體乎天下以則乎地德化施於中國聲教被於四夷此則聖人順天地自然之道地氣自北而南也曷嘗有南人為相治化自南而北哉且天下風土誠有不齊南方土力綿薄人多浮躁北方水土深厚人多持重萬一得間氣所生則南人秉心塞淵者十止二三北人植德不回者十常七八此漢唐之世所以欲求宰輔之臣必於忠厚之方求之也是故漢業初興蕭曹是任諸呂夷滅平勃有功魏相以嚴毅見稱丙吉以寬和相濟唐有天下居輔弼者固非一人焉然興仆植僵而房杜之功不少應變持正而姚宋之績居多此漢之名相所以稱蕭曹丙魏而唐之賢輔亦稱房杜姚宋也雖然彼數相者固皆得北方之正氣其佐治功烈亦豈敢望於三代

之聖臣然其德度寛和規模宏大亦足以觧懸萬姓儀
軌百寮而成漢唐數百年之基業矣惜乎真宗不思王
旦之言遽以王欽若為相欽若為人陰險無良踪跡詭
秘締盟丁謂脩好承珪偽造天降之書譏譖忠良之士
威權既振天道漸違故於秉政之元年史書旱蝗為災
天下大荒二年河北京西大饑蓂出北斗李士衡以故
不大用三年河南地震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天書降
于乾祐山曾不數稔善政未聞災異屢見而宋之元氣
索矣至於神宗復踵其弊乃以王安石為賢親信極甚
既擢以參知政事復命以秉執鈞衡法立青苗毒流四

海雖以太皇太后流涕為言上亦不悟於是百度廢而
群黎怨地氣南而妖氛生天下多故不其然乎故以杜
鵑啼於天津橋而言則世道將治將不治南人當相與
不當相皆可見矣然則予明之見堯夫之言豈偶然哉
○九月王曾免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
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太尉侍中王旦卒旦為首
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
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
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恒滿堂
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

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曰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及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力求避位帝謂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

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固問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因辭退疾益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帝痛悼不已（差擇也謂擇其賢否也拜官曰除謂除故官就新官也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剃髮披緇以歛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諫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四明陳氏曰按王文正之碩德重望可謂賢矣然受美珠之賜而議天書之誕而不諫至死而不能以正自終議者至以失節馮道為比惜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明乎大學之道而求至於是而已曾子臨終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後之君子可不慎諸

戊午二年（契丹開泰七年）春二月進封壽安郡王受益為昇王閏四月馬知節罷○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五月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

己未三年（契丹開泰八年）春二月契丹以王繼忠為南院樞密使○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祐山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

中書宗道孫奭知能所為咸諫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乾祐山在西安府城南

○六月王欽若免○以寇準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

大事記曰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以寇準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又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河陽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準不悟何耶

七月群臣上帝尊號大赦○十一月帝朝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群書考索曰古者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庚申四年契丹開泰九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能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二月帝

有疾不視朝○三月左僕射向敏中卒敏中性端厚愷悌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深倚信之○四月兩月並見于西南○高麗求成于契丹契丹許之○復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尋卒○六月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七月以李迪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以丁謂平章事○內侍周懷政伏誅貶太子太傅寇準知相州先是入內都知周懷政失寵懼誅素附寇準因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準楊崇勳以其謀告丁謂謂與曹利用計議以聞詔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丁謂與皇后謀遂貶準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謂威莫敢對○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貶寇準為道州司馬丁謂請再貶準帝欲謫諸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

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翼日詔謂復視事翰林學士劉筠請罷從之是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依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為左丞者及入對于長春殿內出制書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而遠貶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明日謂入謝願留遂自傳口詔復入中書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留命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於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復位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竟與億同居文翰之府時號楊劉

○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樞密宰相等參議引決太子固讓不允十二月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

丹稜李氏曰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於中丁謂擅權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黨植猶多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翼日詔謂復視事翰林學士劉筠請罷從之是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依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為左丞者及入對于長春殿內出制書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而遠貶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明日謂入謝願留遂自傳口詔復入中書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留命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於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復位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竟與億同居文翰之府時號楊劉

○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樞密宰相等參議引決太子固讓不允十二月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初作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嗣太子則人心亦不安惟演乘丹移李氏曰當時變危疑之秋錢惟演用事中丁謂擅權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黨植猶多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王大爺

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以馮拯平章事○作天章閣藏御集

辛酉五年契丹太平元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二月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十一月貶主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欽若在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故貶○契丹立梁王宗真為太子宗真字夷不僅小字只骨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皇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耨斤不悅焉後為遼興宗

○高麗致貢于契丹

壬戌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春二月帝崩于延慶殿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淑妃楊氏為皇太妃時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兩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太后坐右帝居左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謂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

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筆斷曰人臣之功能攘除寇盜不足重惟誅戮權姦者為可嘉蓋攘除寇盜不過平定乎一方誅戮權奸實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雖以計去丁謂而尤有功於社稷也丁謂自轉運夔州安撫鄆濮奔競而進遂秉大權然其賦性姦回好行詭慝建四凶之虐焰懷五鬼之邪謀欲去劉平乃加虛譽將排寇準遂若深讐上矯誣以欺天下詭隨而亂政於是黨與日盛凶威日增而太祖艱難之業蕩然為之一空矣於斯之際孰敢斥其惡而犯其怒哉尚賴天厭其禍而王曾者出曾以謂之姦邪詭佞包藏禍心備言於太后太后怒甚立欲誅之乃罷謂仍黜林特等九人由是九廟奠安萬方稱慶而朝憲復為之肅然王曾之功不亦偉乎然則奸臣誅而臣道泰佞人出而天下平此固已然之明驗也然或當時天不祚宋王曾不生丁謂再相故雖天命有定仁宗以幼冲之資而欲當國步之多艱不其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者其效未必不本於王曾之去丁謂也

○太赦○遣薛貽廓如契丹告哀契丹幽州急遞先聞契丹主不俟貽廓至闕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已下皆為沾

涕因謂宰臣呂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昇遐兇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復曰吾聞姪帝年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為臣下所間與吾違約矣及貽廓至達帝聖意契丹主喜謂后曰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汝可先貽書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媛又詔燕京憫忠寺特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後欲遷教坊都知一官見本名正犯真宗諱因怒曰汝豈不知我兄皇諱字耶以筆抹宣而上尋下令國中內外文武百僚僧道軍民等犯真宗諱者悉令改之○四月薛由知契丹告即位○貶故相寇準為雷州司户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丁謂怨準而太后恨迪之嘗諫立已也遂誣以朋黨貶之凡與二人親善者皆逐故曹瑋亦謫知棻州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歎曰吾平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在雷踰年而卒雷州今雷州府衡州今衡州府○六月契丹使耶律僧隱等來都檢點僧隱克祭奠使林牙蕭曰新克太后吊慰使金吾耶律諸克帝吊慰使○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先是丁謂為山陵使

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任中正黨謂出知鄆州（鄆州今克州府鄆城縣也）

求新劉氏曰司戶謂姦邪夷權罪有之矣至坐以包藏禍心移皇堂於絕地則非也謂從邢中和之言以其穴宜子孫不知其下有水石豈以為絕地而用其禍心乎然非此則謂不可得而去謂之見陷於中和天使之也君子為善而不遇其福者常有之天何暇屑屑而福之哉善積不泯而福自至小人為惡而不遇其禍者常有之天何暇事事而禍之哉惡積不觧而禍自至若出於偶然者而實非偶然也昔者周公積其善而管蔡謗之武庚叛之成王疑之岌岌乎不保首領天若不聞也及夫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金縢啓赤烏歸矣何喜如馬王莽積其惡而元后壽考以主之漢統屢絕以就之

群姦附會以崇之晏然自以為唐虞復生天若不怒也及夫大雨漂之於昆陽烈火隨之於宣室而虎豹溺絆袍服褫支體分裂矣何怒如焉天之福善禍淫自以時至非若小丈夫之悻悻欲速以快其德怨也徐要其終不出于範圍之外而止爾謂於此時方自擬其以移就宜子孫之冗受褒豈料其以移就有水石之穴被竄乎天網所及宜然莫逃也故君子勉於為善而已非耳目心思之所能周防者一聽於天何可預度哉

○七月以王曾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當理多所薦校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政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及入中書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丁謂有罪貶為崖州司户叅軍先是女道士劉德妙常以巫師出入丁

謂家謂嘗教言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謂坐貶諸子並勒停尋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仍以謂罪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核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上○大行皇帝謚曰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八月帝及皇太后初同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始用王曾議也宰相率百官稱賀太后哀慟久之令內侍宣諭曰候帝春秋長即當還政○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僧隱來賀即位○葬永定陵以天書殉○十一月錢惟演罷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初賜兖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兖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以孫奭馮元兼侍講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儒者故命之○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